



欧洲告急？

天主教国家居多。乌克兰的情况比较特殊。尽管乌克兰大部分地方，特别是乌东地区以东正教徒居多，但诸如利沃夫等地，历史上曾经被波兰统治，信仰天主教的民众数量不少。

在俄乌冲突之后，今年5月份，波兰总统杜达跑到基辅乌克兰最高拉达（议会），宣布波兰与乌克兰之间没有边界。当即，泽连斯基对杜达表示，乌克兰可以给波兰人没有选举权的特殊公民身份。此前，波兰已经对乌克兰有过类似表示。这在西方一些分析人士看来是非同小可的事。毕竟，波兰目前是欧盟国家。如果波兰、乌克兰此番暧昧，最终真的导致两国边界模糊，或者像波兰国会议员、右翼民粹政党“自由和独立联盟党”领导人格热哥兹·布劳恩所称那样，波兰、乌克兰正在“合并”，则波兰的欧盟地位或许会岌岌可危。布劳恩于7月14日宣布，他将向波兰议会提出一项名为“终止波兰乌克兰化”的议案，要求立刻停止两国合并的进程，以此来“救国”。

真不知道泽连斯基的基辅当局何德何能，竟然让波兰一些人担心起乌克兰会“入侵”波兰、让波兰亡国。事实上，俄罗斯正在向乌克兰东部、南部的顿涅茨克、赫尔松等地民众发放俄罗斯护照——前提是他们主动申领。正在撕裂的乌克兰，会成为撕裂欧盟的导火索吗？

意识形态狂热让什么凉凉

乌克兰的撕裂，在其国内各种“去俄化”操作方面有着突出体现。

譬如基辅当局禁止俄语出版物和音乐在市场上出现。而事实上包括泽连斯基在内，目前的乌克兰领导人哪一个不是说着俄语长大的？

在2014年乌克兰发生颜色革命之后，有西方观察人士发现，在基辅，在利沃夫，甚至在颇为靠近俄罗斯的哈尔科夫，街头政治以语言划分立场——说乌克兰语的和说俄语的一定剑拔弩张。可问题是在哈尔科夫，还有顿涅茨克、卢甘斯克甚至赫尔松、敖德萨等地，俄族人不少，这些地方有些历史上还确实曾是俄罗斯的一部分。逼着这些俄族人口不许说俄语，最终导致的是乌克兰内部种种不合，包括乌东地区持续了八年之久的战火，种族纷争频仍。

在欧洲内部，譬如德国、波兰，包括立陶宛等国，本来犯不着在意识形态上“逢俄必反”。以德国为例，在默克尔当总理的日子，与俄罗斯达成了“北溪-1”号的能源合作，俄罗斯天然气通过管道输送到欧洲——一方面极大满足了欧洲国家的能源需求，特别在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方面作用显著；另一方面令俄罗斯获得能源收入，经济提振，本质上也让经历了苏联解体、“休克疗法”伤痕累累的俄罗斯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。毫无疑问这是个非常不错的合作项目。德国方面正是看到了这方面的好处，才继续开展与俄罗斯的“北溪-2”号能源合作，并共同成立公司。然而，从特朗普到拜登，两任美国政府将“北溪-2”视为眼中钉，认为这个项目是德国不听话的表现，欲除之而后快。本来，默克尔在任时，尚能顶住压力，并通过公布美方监听她手机的方式做一定程度的斗争；即便接任者朔尔

茨，明显也是个务实派。他在与美方周旋的同时，做的却是令“北溪-2”按部就班进展的工作。哪知道俄乌冲突以后，秉承着美方的意愿，德国悻悻然和“北溪-2”拗断。

凡是俄罗斯支持的、参与的，欧盟国家就必须反对；凡是美国支持的、参与的，欧盟国家就必须赞同。美国主导这样一种逻辑被灌输到欧洲。在俄乌冲突之后，当了数百年中立国的欧盟国家之一瑞典，以及另一个中立国家芬兰，纷纷正式加入北约。如此一来，土耳其又不高兴了。土耳其的忧虑并不是多余的——瑞典、芬兰的议会里，有着反对土耳其政府的库尔德政治势力。土耳其认为，单凭这一点，就不该让这两个国家加入北约。在今年6月于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上，美国总统拜登亲自游说，多种威胁利诱之下，埃尔多安勉强同意瑞典、芬兰加入北约。

芬兰加入北约，事实上打破了20世纪40年代初苏芬战争以来俄罗斯与芬兰的一种战略平衡。芬兰在1809年至十月革命之前，曾经受到沙俄统治，当时称为“芬兰大公国”。如今在俄乌冲突下匆忙加入北约，俄罗斯暂时腾不出功夫与之计较，可俄方却通过前总统、前总理、现任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之口，要求瑞典和芬兰“不允许接纳北约基地和武器”，否则必然导致俄罗斯的反制。这是妥妥地希望两国有加入北约之名，而无法得到北约之实。

德新社7月28日援引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称，在俄方正举办的“俄芬1300公里边界线安全会议”上，梅德韦杰夫称，瑞典、芬兰加入北约，